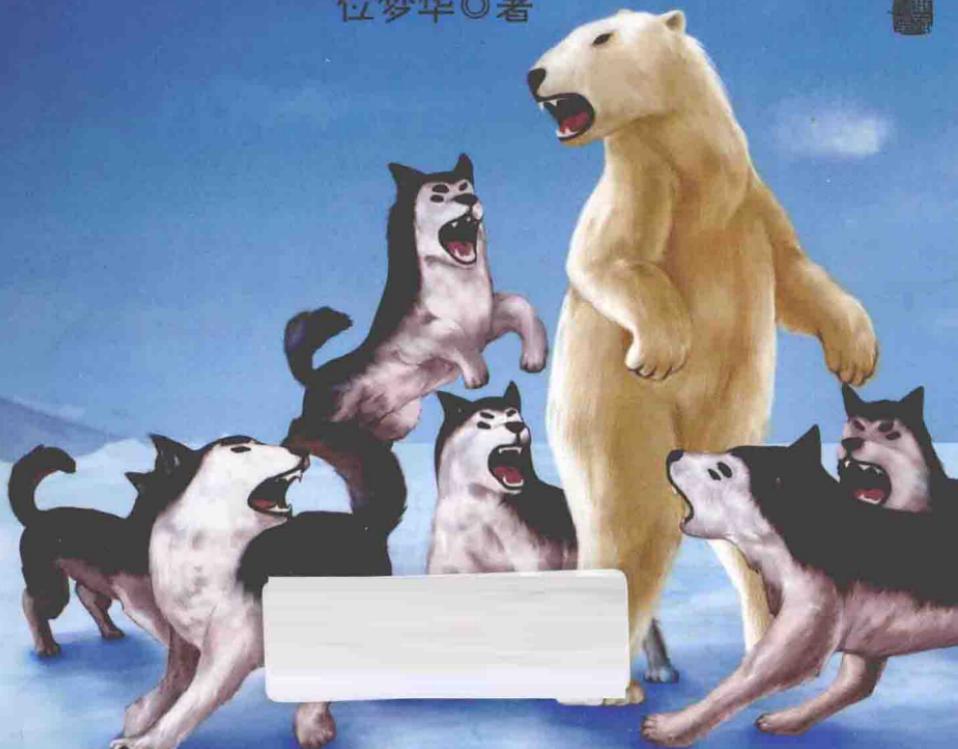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

卡克特维兄弟遇

位梦华〇著

第8届
全国优
秀儿
童文
学奖
获
奖
作家
作品



央视著名主持人 毕福剑 倾情推荐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

卡壳特维克奇遇

KA KE TE WEI KE QI YU

位梦华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© 位梦华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卡特维克奇遇 / 位梦华著 . - 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4

(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)

ISBN 978-7-5315-6246-7

I . ①卡… II . ①位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9268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许科甲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编: 110003

发行 (销售) 部电话: 024 — 23284265

总编室电话: 024 — 23284269

E-mail:lnse@mail.lnpgc.com.cn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印厂: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

总策划: 一鸣文化

责任编辑: 惠春鹏 谢竞远 武海山

责任校对: 李爽

统筹: 徐在群 胡友华 蒋正萍 何寿平

封面设计: 龚静雅

版式设计: 尹航 闻超

责任印制: 王守志

幅面尺寸: 142mm×210mm

印张: 5 字数: 89 千字

插页: 4

出版时间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~ 20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6246-7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全国的大观众、小观众都喜欢称呼我“老毕”，或者“毕姥爷”，有一个人却总喊我“小毕”，他就是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总领队位梦华老师。位老师是我的生死之交，而且年龄比我大得多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。

1995年5月，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，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北极中心地区，经过出生入死、艰苦卓绝、日夜兼程、履冰卧雪的长途跋涉，最终到达了北极点。途中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，也几次救过别人的命。有一次，正是位梦华老师，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人生能有几次搏？北极冰刀斩风雪。北极的经历，使我终生难忘，刻骨铭心，梦牵魂系，受益匪浅。

后来，我开始主持《星光大道》（最初称为《梦想剧场》）栏目。位老师继续他的北极考察。上次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，我们重新相遇。热烈拥抱之后，又回忆起当年的岁月。我被冻哭的镜头，又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，虽然有点难堪和窘迫，那却是当时真实的我。

那时，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蓄着大胡子，一个是位梦华老师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我那时的胡子，拿今天流行点儿的词，应该叫作“行为艺术”。位老师的大胡子，却是为征服北极点而专门蓄起来的。正因为他摇旗呐喊，奔走呼呼，才促成了中国人徒步进军北极点的科学考察，结束了中国人在北极点以外徘徊的历史。

位梦华老师一进南极，九进北极，对地球两极情有独钟。他把在两极考察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两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，著书立说，惠及广大民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球，认识两极，树立全球观念和环境意识，培养他们勇于探索、敢于登攀的科学精神。

我也很想写书，但却没有时间。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，也是应位老师之托，我便不怕献丑，挥毫泼墨，为位老师的书题写了书名，以此来表达我对中国极地事业的怀念和支持。并想借此机会，赘述几句，希望大家来关注两极，关注我们的未来。



2014年3月于星光书画院



走出沼泽

- 2 意外的旅程
- 4 第一天：出发、猎枪、北极点
- 11 遭遇大灰熊
- 14 第二天：灰熊与驯鹿
- 19 狐狸、野鸭与白宫厨师
- 24 第三天：闭着眼睛打猎
- 29 第四天：蚊子、造船和枪的故事
- 39 河里翻船与灰狼来访
- 46 第五天：狼皮、沙拉、野菜汤
- 53 第六天：行船难
- 59 北极鳕鱼与大石头
- 62 飞离草原



- 72 熊狗大战
- 76 人和狗的命运
- 83 巴腊克的葬礼
- 86 哈瑞斯·梁
- 92 海边的悲剧



- 98 漫长的等待
- 100 短暂的飞行
- 104 这就是阿塔克萨克
- 108 天堂印象
- 118 天堂河
- 121 草原漫步
- 125 从 WONG 到黄
- 127 狐狸、死鹿和黑蝇
- 135 天堂学校和舍丽的婚事
- 143 鸟窝与鸟语
- 148 黄先生一家
- 154 天堂与地狱

走出沼泽

Chapter 1



人有两种生存能力，即自然生存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。前者是指，一个人处在大自然当中，能不能生存下来；后一种是指，一个人在社会上，能不能活下去。有一些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，瞧不起因纽特人，说他们落后、愚昧，还停留在游猎文明阶段。因纽特人则说：“好啊！你们到北极来！我们来一次比赛，独自一个人，什么也不要带，深入到北冰洋的大冰盖上，看一看谁能活着回来！”至少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听说有人敢去参加这样的比赛。

但是，如果因纽特人到现代社会去竞争，他们也只能甘拜下风。



意外的旅程

我们在驯鹿屎山谷村待了三天，本来是要一起返回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吸引了我，决定与约翰分道扬镳，他乘飞机回巴罗，我则要做一次冒险的长途旅行，与帕尼克一起，驾驶狗拉雪橇，到自治区最遥远的村庄卡克



特维克（Kaktovik）去看看。

这是昨天晚上才定下来的，当时阿库克和帕尼克赶到旅馆来与我们道别。闲聊期间，帕尼克说他明天也要出发。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他。

“去卡克特维克。”他坐在床沿上，跷着二郎腿，一晃一晃的，“我借了朋友的狗，该去交还给他啦。”

“你也坐飞机？”约翰·库珀博士问道，“可是，明天的飞机似乎不到卡克特维克啊？”

“不！”帕尼克摇了摇头，“我带了十条狗，坐飞机太费钱了，我要用狗拉雪橇，从草原上跑过去，顺便打一些猎物。”

我一听就动了心，脱口而出说：“能不能带我去？因为我想学习怎样驾驶狗拉雪橇，准备到北极点去。”其实心里并不抱希望，因为我知道，因纽特人出门打猎，是不愿意跟陌生人同行的。

“你真想到北极点去？”阿库克和帕尼克都惊奇地看着我，像是看着一个疯子，或者是一个吹牛皮的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我把自己的计划和意义，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他们。



“嗯！有意思！”帕尼克一面听一面点头。我说完以后，他便用赞许的目光瞅着我说，“嗨！位博士，没有问题！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！驾驶狗拉雪橇的技术，我可以教你！”

“但是，”阿库克在一旁担心地说，“位教授！这一趟可不是好玩的！一路上既危险又艰苦，你的身体能顶得下来吗？”

“放心好啦！”我挺了挺腰杆，把拳头一挥说，“如果我不能从这里走到卡克特维克，我还去什么北极点呢？”说得他们都笑了。

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昨天夜里，我还是没有睡踏实。



第一天： 出发、猎枪、北极点

从驯鹿屎山谷到卡克特维克，直线距离有四百多千米。我们当然不能走直线，所以要准备走六百至八百千米的路，即使每天能走一百千米，大约也得走一个星期。

但是，帕尼克告诉我说，我们最多只能用五天，必须赶到那里。出发的时候，帕尼克负责套狗，因为他的



狗我一条也不熟悉。我则把他摆放在地上的东西，一样样地装上雪橇。我们带了一顶帐篷，两个睡袋，两支步枪，三百发子弹，一瓶盐，一口锅，两个茶缸，一包吃的，还有一些日常用具。别的东西我没有数，但是那些吃的，却觉得实在是太少了，最多够吃两天的。可是，我又不好说，一切都要听帕尼克的。

离开村子时，有一大帮人前来围观和送行。除了帕尼克的家人，还有阿库克村长和许多邻居，以及他们的孩子。我们一共有十条因纽特狗（即：爱斯基摩狗），它们早就等不及了，见帕尼克一扬手，便像箭一样地冲了出去，幸好我早已做好了准备，牢牢地抓住了雪橇上的横杠，否则肯定会被摔出去。

“跑吧！跑吧！”帕尼克高声吆喝着，“这一趟，准会够你们受的！”

跑出村子不远，就没有路了，雪橇在草地上碾过，轧出了两道平行的痕迹。因为阻力大了，狗们的冲劲儿也没有那么大了，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。我和帕尼克，从雪橇上跳下来，跟在后面走，以便让狗省一点力气。

绕过一个山包，村子就不见了，右侧是连绵的群山，左侧是茫茫的草原。因为是下坡，狗队又小跑起来。我



们追上去，把脚踏在雪橇上，跟着跑。天很好，阳光从东面斜照过来，正好照着我们的脸。山后有朵朵白云，飘浮着，连成了一片。风从北冰洋而来，沿着地势爬升，但并不很大，对我们的行进没有什么影响。有好一阵子，我们都沒有说话，只有狗们偶尔叫上几句，不知道是在争吵，还是在讨论。我举着相机，一会儿拍几张山脉，一会儿拍几张草原。我很想拍几张狗拉雪橇的照片，但没有办法跑到前面去，而从后面，只能拍到它们的屁股。帕尼克不时地拿起望远镜，向四周搜索着，不知道是在确定前进的路线，还是在寻找所需的猎物。我看了看表，已是上午十点多了，我们这次长途旅行，就这样踏上了征途。

“你有什么感觉啊？位教授！”帕尼克终于开口了，他放下望远镜，看了我一眼，“你觉得，我们这次旅行能成功吗？”

“我认为能够成功！”我大声说，“当然，这要全靠你啦！”

“要知道，”帕尼克听了我这句有点奉承的话，表情有点严肃地说，“对我们因纽特人来说，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？就是他敢于一个人空着手出去，并能带回一



大堆猎物回来。但是，即使再好的猎手，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自己一定能够回来！如果有人这样说，那他肯定就是吹牛！”

“是的！”我点了点头，“我相信这一点！”但心里却黯然起来，不知道我们这一趟，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

突然，一只小鸟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，唧唧地鸣叫着。我感到奇怪，它为什么飞得这么低。刚想说话，有一只猎隼，直冲而下，把那只小鸟一下子掠走了。一股正义的冲动感，促使我伸手去摸枪，帕尼克却摆了摆手说：“算了，不要去干预它们，我们要节约子弹。”

“这两支枪，似乎都是很老的枪，对吧？”我望着挂在雪橇上的两支猎枪，虽然我对枪不熟悉，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枪，但看那油黑的枪托和握磨的情况，觉得像是文物似的，“你用了多少年啦？”

“这支 30/30 的老式卡宾枪，是我爷爷留下来的，我继续用它。那一支，”他指着挂在我这边的那枝老枪，“是 0.22 口径的温切斯特大黄蜂 70 型的来复枪，是我爸爸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，花了八十二美元在巴罗买的，比较新，你可以用它。”

“你自己没有买过枪？”我好奇地问，伸手把那支



大黄蜂抓在手里，“这都是很老式的枪了吧？”

“是很老式的。”帕尼克有点心不在焉，吆喝了一声狗队，又往远处张望着，“但是它们很好用，而且不止一次地救过我们的命。”说着，拿起望远镜，观察着远处的山坡。

“对不起！帕尼克！”我猜想他可能不高兴了，赶紧解释说，“我不是嫌它们老，我知道这都是很好的猎枪，我只是觉得好奇而已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帕尼克好像没有发现什么，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。雪橇开始上坡，我们两个都跳了下来，用手推着雪橇往前走。“新枪有的是，而且愈来愈先进，打起来像是机关枪似的，可以连续发射。但是，我爸爸告诉我，那些枪是用来杀人的，不能用它们来打猎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，“像前天我们打驯鹿，如果用机枪，不就可以打得更多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帕尼克冷冷地说，“用机枪扫，是可以打到更多的猎物，但是如果大家都用机枪打猎，动物还有活路吗？”

“噢，对不起！”我赶快改口说，“我也不希望用机枪打猎！”



“所以，”帕尼克看了看我手里的枪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我爸爸告诉我，我们因纽特人，从来不赶尽杀绝，以前我们用石头、木棍、绳子等简单的工具，照样能够生存下来。现在有了这样的猎枪，已经足够好啦！”

这时，我突然想起，曾经看到过一张古老的因纽特图画，画着一只大手，但手掌上却有一个窟窿。于是心想：

“是的，因纽特人确实是很伟大的，他们老早就知道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。但是，那些文明的人类，现在却已经走到反面去了。”

“其实，我家里还有别的枪。”见我沉默不语，帕尼克望着我说，“你知道，为什么我只带这两支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迷惑地望着他。

“我们这次出来，”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，嗖地往远方扔去，“我想一切都尽量沿用古老的东西，一切都沿用最原始的方式，这样，你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利用现代化的手段，例如坐飞机飞过去，喝杯橘子汁的工夫就到了，你能学到什么呢？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！”我感激地望着他说，“帕尼克！谢谢你！”

“你如果想到北极点去，就得从最困难的情况想



起！”他吆喝了一声，狗都停了下来，他走过去，一面检查着狗身上的套索，一面说，“如果你也采取现代化的手段，从加拿大飞过去，那很简单，但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是的！你说得完全正确！”我高兴地笑了，然后半开玩笑地说，“帕尼克！跟我一起去北极点怎么样？”

他听了以后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不！虽然天热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嚷嚷着要到北极点去避暑，但那只是说说而已，那种地方，我们是不会去的！”

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，我们决定休息。狗们却突然打起架来，咬成一团。帕尼克从雪橇里抽出一根棍子，一面吆喝着，一面照着狗头打去，它们很快就冷静了下来，坐在地上直喘粗气，有的嘴里还哼唧唧，似乎仍然很不服气。

我从雪橇里把那包吃的东西找了出来，放在地上。帕尼克却提了起来，拿着枪，走到了远处的一块石头上。我也把枪提在手里，跟了过去。

“我们要离狗远一点，免得它们嗅到味儿会打架。”帕尼克一面说着，一面在袋子里翻找着。
“要不要喂它们一点东西？”我问道，“它们一定饿了。”